

资治通鉴大辞典

历代贤哲评论

施丁 沈志华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

历代贤哲评论

施 丁 沈志华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治通鉴大辞典/施丁,沈志华主编. —2版.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7

ISBN 7-206-02223-5

I. 资... II. ①施... ②沈... III. ①中国—古代史—编年体 ②资治通鉴—辞典 IV. K204.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3704 号

资治通鉴大辞典(共 45 册)

主 编:施 丁 沈志华

责任编辑:杨晓红

封面设计:杨 静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78.5

标准书号:ISBN 7-206-02223-5/K·35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2006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000 册

定 价:1125.00 元(共 45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词目索引

太史公论魏国不分的原因	1
孟子评张仪、苏秦、公孙衍等纵横之士	1
扬子评张仪、苏秦、公孙衍等纵横之士	1
荀子评齐湣王失道而败亡	2
荀子评卫成侯、嗣君乃聚敛计数之君	3
扬子评战国时代四封君	3
扬子评吕不韦	3
扬子评韩非说秦而死于秦	4
扬子评蒙恬被害	5
贾谊论秦亡	5
荀悦论酈生说汉王复立六国之后	7
太史公论项羽“天亡我”说之谬	7
扬子论项羽“天亡我”之言不可信	8
荀悦评贯高	8
班固评酈寄给吕禄	9
班固论文景之美	10
班固评河间献王	10

班固评游侠	11
荀悦评游侠	12
班固论朝鲜风俗	13
班固评汉武帝	13
李德裕论汉昭帝之明	14
班固评霍氏之祸	15
班固评魏相、丙吉	15
荀悦评萧望之议礼待单于	16
班固评汉宣帝中兴之君	17
荀悦论赦	18
荀悦评石显之惑君	18
荀悦论适宜地对待功过	19
班彪论汉元帝	20
班彪评汉成帝	21
荀悦评张放闻成帝崩哭泣而死	21
班固论大司空彭宣求退	22
班固评汉平帝时王莽专权	22
班固评元后不肯以国玺授予王莽	23
班固评汉诸侯王盛衰	23
班固评龚胜等清节之士	26
班同论王莽	27
权德舆评汉光武封子密为不义侯	29
袁宏评汉光武帝易太子	29

班固论汉朝与西域关系	30
范晔论光武帝流放不善谏的桓谭	31
范晔评汉章帝	32
华峤评班固所著《汉书》	32
仲长统评东汉对三公任之轻而责之重	34
袁宏评断三年丧礼	34
范晔评黄宪	35
袁宏论举孝廉的年龄限制	36
徐众评靳允的向背	37
孙盛评华歆失节	37
习凿齿评刘备携众南行	38
习凿齿评曹操骄伐	38
习凿齿评曹操封张鲁和阎圃为侯	39
鱼豢评丁仪族灭	39
孙盛评曹丕居丧设乐	40
陈寿评关羽、张飞	41
陈寿评魏文帝	41
孙盛评吕岱斩降将士徽	42
《傅子》评刘晔智诈	42
陈寿评诸葛亮	43
习凿齿论诸葛亮水鉴无私而众服	44
袁子(宏)评陈群谏君	45
孙盛评魏有司为在位的明帝定谥	46

陈寿评高堂隆	46
孙盛论魏明帝	47
陈寿评诸葛亮赦不妄下	48
虞喜论诸葛恪拒吕岱十思之戒	49
习凿齿评司马师引二败以为己过	49
习凿齿评司马昭攻克寿春	50
荀崧评晋怀帝时运	50
干宝论晋兴亡	51
崔鸿评邓羌为将	52
崔鸿评燕王垂违礼纵私	54
萧方等评刘裕酬恩报怨	54
裴子野评宋武帝犯乡论清议的态度	55
裴子野评宋武帝祀南郊大赦	56
沈约评蔡廓不拜吏部尚书	56
裴子野评刘宋亡国之因	57
裴子野论宋文帝赐死扶令育	57
裴子野论宋文帝训诸子	58
裴子野评刘湛、范晔之死	59
李延寿评鲁爽作乱	60
裴子野评宋武帝用人之制	60
沈约评王僧达以贵役贱	61
裴子野评王僧达轻躁	62
裴子野评薛安都叛宋	62

沈约评宋明帝翦除诸弟	63
裴子野评宋明帝翦除诸弟	64
裴子野评袁粲	64
沈约评刘宋之世信用嬖臣	65
萧子显评南朝诸王置典签	66
李延寿评梁武帝处理邓萧事件	66
颜子推评北齐孝昭帝不学	67
陈岳评唐高祖“业已授之”一语	67
柳芳评房玄龄为宗臣	68
陈岳评徐敬业败亡	68
苏冕评唐玄宗骤迁杨钊	69
欧阳修评后汉对枢密使更换大臣置而不问	70
欧阳修评冯道	71

【太史公论魏国不分的原因】 此论引自《史记·魏世家》。太史公，就是司马迁。《魏世家》记述：魏武侯卒，其子罃与公中缓争立为王，韩懿侯和赵成侯乘魏内乱的机会，联合出兵打败魏国，赵想更换魏君，割取魏地，韩不同意；而韩想把魏两分，削弱之，赵不同意，结果两家不欢而散。

太史公于是发了此评，指出魏惠王不死，魏国不被两分，是因韩、赵两国不和；如果达成合谋，魏国就被分裂了。末了指出，不遵循嫡长继承制，王位继承出了问题，内部闹矛盾，就可能导致国破。这是历史常识，不是什么高论。司马迁只是在叙事中夹议，不是置于篇末的“太史公曰”，司马光特引出来，是拣来芝麻当西瓜，不大高明。

【孟子评张仪、苏秦、公孙衍等纵横之士】 战国时代的游士，走游历国，纵横捭阖，红极一时，反映出时代精神和风气，史称其为纵横家，张仪、苏秦、公孙衍即其代表人物。

孟轲的《孟子》论之，先设问张仪、公孙衍等是不是“大丈夫”，他们能左右天下大局吗？然后作答：这种人“恶足为大丈夫哉！”君子立正位，行正道，有独立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称得上大丈夫。孟子是鄙视张仪、苏秦等人物的，认为这些人纵横骋说，言行不正。司马光引此论，想来是同意它的观点的。他是鄙薄游士的。

【扬子评张仪、苏秦、公孙衍等纵横之士】 司马光引了孟子评纵

横之士以后，又引扬子（扬雄）《法言》的评论。扬子也先设问：张仪、苏秦等纵横之言者，是否安定了天下大局？然后作答：此辈是“诈人”，为圣人所不齿。又设问：张仪、苏秦等都有才干，不惜循规守旧吧？又作答：古时帝王斥远佞人，不论其才，“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意思是，帝王用人，首先注意道德，佞人有才也不可使用。也就是说，张仪、苏秦乃佞人之才，不是帝王所需要的。

司马光引扬雄此论，自然是同意的，因为这与其“才德论”基本上同调。但否定苏秦、张仪的外交才能是欠妥的。

【荀子评齐湣王失道而败亡】 齐湣王因威、宣二王之余烈，兴功好事，灭了宋，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想当天子，骄暴拒谏。引起邻国警惕和不满。以燕为首，诸侯合谋反齐，乐毅所率联军长驱直入，齐湣王败逃，被楚将淖齿杀死。

荀子论道：“国者，天下之利势也。”治国者，得道则大安、大荣；失道则大危、大累，结局可悲，想当匹夫也不可能，齐湣王就是例子。

荀子还说，治国施政，“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所谓“义立而王”，就是说，以礼义立国，一切按礼仪办事，上下如此，则国家安定，社会安定。商汤王、周武王就是如此。所谓“信立而霸”，就是说，政刑法令，一概讲信，晓示天下，不欺不诈，则兵劲城固，与国信之，威动天下。五霸就是如此。所谓“权谋立而亡”，就是说，追求功利，不讲求信义，“唯利之求”。上行下效，互相欺诈，人心离散，无法一致，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以至削弱而亡。齐湣王就是如此。

“后世言恶则必稽焉”。就是说，这是值得后人参考的。

司马光斤斤于义利之辨，讲求义、信，而反对权谋，甚至反对功利。故他引荀子之论，必然赞同。

【荀子评卫成侯、嗣君乃聚敛计数之君】 卫嗣君此人，好耍小聪明，搞小动作，又喜欢搜刮百姓。卫国本来弱小，不在七雄之列，又是如此君主，败亡自是必然。

荀子论道：“成侯、嗣君，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意思是，这两个卫君都是好事搜刮、玩弄权术之徒，没有取得民心。然后说：“修礼者王。”意思是，修仁行义，可为王者；“为政者强”，意思是，政治搞得好，国家就强盛；“取民者安”，意思是，取得民心，国家自然安定；“聚敛者亡”，就是说，搜刮百姓者，必然败亡。此论有一定道理。

【扬子评战国时代四封君】 战国时代的封君，有一块封地，有一定的特权和势力，故招摇过市，养士弄权，易于私家膨胀，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就是其代表性人物。

扬雄《法言》先设问：“信陵、平原、孟尝、春申益乎？”意思是，这四个封君有益于国家和天下吗？然后作答：“上失其政，奸臣窃国命，何其益乎！”意思是，周礼丧失殆尽，奸臣弄权，无益可言。司马光引此论是赞同的，察其论孟尝君养士的思想，就可断言。

【扬子评吕不韦】 吕不韦其人，大商人出身，转而从政，于战国末

年在秦国为相封侯，一度掌握大权，左右秦政，还利用门客编了一部《吕氏春秋》，在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都有一套打算。这是个值得评价的历史人物。扬雄、司马光都未对吕不韦作全面评价。

史载，吕不韦在赵国时，见到秦质子异人，感到“此奇货可居”，为其取得权位，奔走效力，并将自己有孕的姬妾献与之（后来生子名政，即秦始皇），待至异人为秦王，他自己政治资本增强，为相封侯。可是，到了秦王政掌权，对吕不韦产生了疑和恨，以至逼其自杀。

扬雄有感于此而发论。他先设问：吕不韦“以人易货”，是“智”的表现吗？然后作答：“以国易宗”，谁说吕不韦“智”呀！他是个“穿窬之雄”，小偷小盗之徒。这是对吕不韦搞政治交易的轻薄和讽刺。世人多有从政而以经商之道，可以学习吕不韦之术，也应当参考一下扬雄之评。

【扬子评韩非说秦而死于秦】 韩非是战国时代的大法家，明法术，善言辞，使秦而死于秦，论《说难》竟然因说而亡。司马光对韩非使秦说秦所发的“臣光曰”之前，先引了扬雄之论。

扬雄《法言》设为问答，大意如下：

或问：韩非作《说难》而终于因说难而死，为什么言和行如此矛盾呢？

答曰：《说难》也许就是他死的关键吧！

问：为什么呢？

答：君子以礼义动止进退，不能违义而迎合于人，如果游说而对

人迎合，那就无所不为了。

又问：韩非担心游说不合，不对吗？

又答：说不由道，是可忧的。由道而不合，不必忧。意思是，韩非说秦，不符礼义，所以死于秦。

司马光引扬雄论之后，于“臣光曰”指出韩非为秦画谋而欲覆其宗国（韩国），其罪该死。这对扬雄之论是引申和补充。

【扬子评蒙恬被害】 蒙氏于秦为三代功臣。蒙恬为秦大将，统兵数十万对抗匈奴，在秦军事上居举足轻重的地位。赵高与二世设谋害之，蒙恬明知底细，不抗，也不叛，而吞药自杀。扬雄《法言》，先设问：蒙恬忠而被诛，忠有何用呢？然后作答：蒙恬劳民兴师，付出很大代价，“忠不足相”。意思是，这种人不具备忠的品质。

扬雄论蒙恬“忠不足相”是有深刻含义的。何谓“忠”？扬雄的意思是，俯首顺从于昏君贼臣，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不能称为忠；只有对国家对人民关怀和兴利，才称得忠。如今强调忠于国家和人民，与其同一样意思。可见扬雄对蒙恬的评论，是有思想深度和水平的。司马光引扬雄论之后，而评蒙恬“守死不贰”之义，显然调子低、水平差，两相比较，大有轩轻。

【贾谊论秦亡】 此论摘自贾谊《过秦论》。贾谊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论家、政论家。《过秦论》是我国第一篇著名的历史论文。贾谊写此文，认真地总结了秦朝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汉初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历史的根据。他首先肯定秦的统一结束了分裂战乱的

局面,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接着指出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加强了统一措施,呈现空前的盛况;而重点是总结秦二世而亡的经验教训,指出:好端端的一个统一皇朝,到了二世即位,不几年就被陈涉起义和诸侯叛变冲垮了。论秦朝,此时的权势不减当年,威力自然不小。论陈涉,无论是出身地位,还是武力智谋,都比不上以前的六国诸侯。然为何陈涉作难,秦朝就垮台了呢?贾谊总结:“仁谊(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秦统一前后的形势不同,统一之前处于攻势,那是可以凭借武力的;统一之后已处于守势,就应修仁行义,而秦朝却“暴虐”而不施仁义,所以灭亡。

应该指出,秦吞并六国之后,社会上存在有两类矛盾:一类是新旧势力的矛盾,或者说是秦朝统治者与被征服的六国贵族及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地主阶级与农民及人民大众的矛盾,这是当时的基本矛盾。秦朝的暴力,施之于旧势力是完全必要的,起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不可否定;而用之于广大人民是必然的,目的在巩固其统治地位,应予批判。贾谊所论,没有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笼统地批判和否定秦朝“暴虐”,未免存在片面性。但他一再提出,秦始皇本来就“不亲士民”,二世不仅不能轻赋少事以宽民,反而严刑重赋,苛剥百姓,“百姓困穷而主弗恤”,子婴又不“安土息民”,以至于“百姓怨望而海内畔(叛)矣”。这就指出了秦朝统治者在激化了的矛盾中垮台的过错。

司马光引贾谊《过秦论》以总结秦亡,是有识见的,所引虽然仅

是一个小节，但却是关键性文字。史论，不在于长短，要在中肯。

【荀悦论酈生说汉王复立六国之后】 楚汉相争，前期楚强汉弱，进入第三年形势依然变化不大，楚既被汉扰得不安，汉也不时被楚抑制。汉王刘邦发愁，同酈食其商量如何削弱楚方势力。酈生说：六国的后裔还存在，你若能复立六国后裔（即封诸侯），他们一定感恩戴德，愿意为你效力，这样就会出现汉强楚弱的局面。汉王觉得有理，马上筹办。汉王将此事征求张良的意见，张良提出“八不可”，说如果这样办，大事就完了。汉王恍然大悟而作罢。

荀悦针对此事发论。他说，立策决胜之术，要注意到“形”、“势”、“情”三个方面。所谓“形”，是指“大体得失之数”，即局势对敌我的利害。所谓“势”，是指“临时之宜，进退之机”，即千变万化的时机。所谓“情”，指“心志可否之实”，即军情士气。他说，处理同一事情，立策相同而结果不一，就在于“三术不同”。于是，荀悦论析酈生立说之时，于形、势、情三个方面，都利于楚而有害于汉，末了还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这是荀悦对历史事件，从历史大势、局势变化、人民思想诸方面，进行具体而深入分析的高论。司马光引来，是有识的。

【太史公论项羽“天亡我”说之谬】 项羽是楚贵族的后裔，秦末起义中的反秦英雄，楚汉相争时的霸主。他叱咤风云，不可一时，瞧不起刘邦，然却败在刘邦手下，始终不甘心、想不通，自言“天亡我”，而不认输于刘邦。

太史公(司马迁)认为,项羽是个反秦英雄,有其业绩,确实了不起,但有过错而不悟,不自责,不改正,临终前还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正是至死不悟,“岂不谬哉!”这个批评,可谓中肯。

项羽起事时,年仅二十四,血气方刚,勇猛敢干,三年亡秦,号称霸王,年少得志,忘乎所以,不听谏言,过而不改,以至五年败亡。这是个血的历史教训!刘邦在打败项羽后,对于楚汉胜败作了总结,他认为:萧何、韩信、张良都是杰出人物,我善于用之;项羽有个谋士范增,而不听其计,故我胜利了,项羽败亡了。这是从是否善于用人和听取意见方面立论的。太史公批评项羽过而不改,想是受到了刘邦之论的启发。史学家往往是从历史人物的思想中吸取营养的。

【扬子论项羽“天亡我”之言不可信】 司马光引了太史公论项羽“天亡我”说之谬而后,又引扬子《法言》论项羽“天亡我”之言不可信,说明司马光不信项羽之说,他始终认为:事在人为,与天无关。

扬雄《法言》,先设问:楚(项羽)败于垓下,临死之前,说“天也!”可信吗?然后作答:汉(刘邦)尽群策群力,而楚(项羽)恶群策而自尽其力(只相信自己),这是胜负的关键,与天有何相干!这是高明的历史见解,在古代史论中是卓异不凡的。司马光引来此论,也许主要是赞同其“天何故焉”之论,而对其群策群力与个人蛮干的优劣胜负的思想观点,恐怕还体会不深;不然,在《通鉴》“臣光曰”中为何没有这种思想观点的发挥呢!

【荀悦评贯高】 赵相贯高看到汉高祖(刘邦)对赵王张敖傲慢无

礼，非常气愤，乃与同伙密谋杀高祖，被人告发，而下了大狱。贯高受审时，受尽磨难而表明张敖没有参与阴谋，最后自杀了结。

荀悦对此论道：贯高“首为乱谋”，是谋弑君主的奸贼，虽然证明赵王不反，但也不能抵销罪责，因为“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意思是，证明赵王不反，仅是小小的谅直，而谋弑君主，乃大逆不道，这是不能相等、不能相抵的。荀悦所论，是坚持君君臣臣的正统的伦理观点。这是司马光所赞同的，故引了过来；但他还补充了评论，既指责贯高“狠”而“谋逆”，也批评汉高祖骄傲之“过”。

【班固评酈寄给吕禄】 酈寄(字况)与吕禄友善。他在平诸吕事件中扮演了骗子角色。吕后临朝称制之时，封诸吕为王，培植了吕氏集团，加剧了她与刘氏及元老集团的矛盾。待至她病危，又命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王吕产居南军，掌握京师兵权；并告诫产、禄，一定要据兵卫宫，谨防政变。吕后一死，刘氏宗室及周勃和陈平等大臣觉得时机已到，开始行动。太尉周勃这时没有实际的军权，与陈平计谋，劫酈商为质，令其子酈寄往给其友吕禄，一再劝禄放弃军权，把军队交给太尉，回到封国去，以释大臣之疑，必安然无事。吕禄以为酈寄不会欺骗自己，遂交出军权。这样，周勃等有了军权，才顺利地诛除诸吕。司马迁《史记》写此事至末尾，有“天下称酈况为卖交也”一句。所谓“卖交”，就是出卖朋友。这一笔，就是司马迁断定酈寄卖交。

班固不同意“以酈寄为卖交”的看法。他认为，酈寄给吕禄，不